

他觉得越挠越痒，越痒，越想用力挠。乃至抓破皮肤血肉模糊，非得让自己痛起来。



著 郑小驴

80后
新活力文丛

河南文艺出版社

013037384

I247.7

1429



河南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64538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痒/郑小驴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4

(80后新活力文丛)

ISBN 978-7-80765-802-3

I.①痒… II.①郑… III.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804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24 000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总序

让更多的青年作家发声

谢有顺

多年前我就认为,“80后”这一代作家崛起后,一种深刻的文学断裂才真正出现——变革和断裂是有根本不同的。我读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不仅这一代人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他们的出场方式、作品的传播方式,和前面几代作家比起来,也有着天壤之别。尽管用一个年代来命名一代人的文学,是机械的、不科学的,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也是一种不争的事实。

在固有的文学制度里,之前的几代作家,都是通过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来塑造自己的文学影响与文学地位的,但随着消费主义的兴盛及网络等新媒体的活跃,在最初那批“80后”作家身上,这种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不但发生了剧烈的动摇,而且有土崩瓦解之势。出版社、媒体、读者见面会所构成的新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成了塑造新一代作家声名的主体力量。他们的写作,多数是读者在场,甚至是以读者为中

心的写作。通过博客、微博、读者见面会或媒体宣传等,他们能时刻感受读者的存在,读者也能时刻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文学写作重视读者,是值得尊重的选择,读者多与少,能从一个侧面见证他们的写作价值。但是,文学的终极意义,终归不是由市场所决定的。文学关乎人生追问和艺术探索,关乎经验的展开和刻写,以及对人类生活中那些精神疑难的辨识和表达。写作是对这种生活可能性的敞开,也是对一种固化、死寂的现实所作出的孤绝反抗。问题是,在市场意识形态的强力压迫下,不少作家表现出了一种精神屈服性,在写作上普遍接受娱乐化、偶像化和符号化的风习,他们的话语方式、精神姿态极具表演性。有的作者,在媒体前的作态,与他真实的文字水平完全脱节。经验的碎片,浅阅读,削平深度,消费符号与小资趣味,等等,这些都是许多成名较早的“80后”作家作品的显著特征。一旦他们的文学抱负仅仅局限于讲述读者喜欢的庸常故事,并借此获得高份额的市场利益,艺术探索和精神追问很可能就由此停顿。

我想,这不仅是文学的危机,更是一种精神创造的危机、一种写作主体的危机。

类似的作品读多了,这样的作者见多了,难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这一代人里,那种经由传统经典浸染、熏陶,苦苦磨练技艺的写作者,难道就真的无从寻觅了吗?

当我的眼光从那些喧嚣的风潮中转离,很快就发现,原来这一代人中也有新的力量在探索、在成长,“伟大的传统”并没有死去。这些作家,其实也写作多年了,并不新,只是他们之前普遍被文学市场所忽略,被同代人所遮蔽,也被批评界所遗忘。他们没有投合于那种新三位一

体的成名捷径,而是和前面几代作家一样,以传统期刊作为阵地,由短篇到中篇,由中篇到长篇,慢慢打磨自己的写作技艺,一点点地经营自己的叙事美学。河南文艺出版社“80后新活力文丛”这次推出的三位作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长起来的新作家,他们的存在,构成了我们观察“80后”这一作家群体的新向度。

我重视这种纯粹的文学向度。

王威廉是近年崛起的青年作家,他的写作深刻而凝重,以超越同代人的思辨性不断拓宽小说的文体边界,可以看作是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运动在今天的回响和赓续。他的长篇小说《获救者》不只是一次文学想象力的冒险,更是思想与人性之旅的冒险。小说充满了隐喻与象征、思辨与哲理,又笼罩在一层梦境般的荒诞中,是一部突破常规、充满奇思的幻想小说。

《获救者》虚构了一个隐藏在地下的洞穴王国,叫作“塔哈”,全部由残疾人组成。三个年轻人,在盛夏的阳光中误入塔哈,他们逐级参观塔哈的社会,见识了不准谈论尊严的禁忌、疯狂洗脑的净化中心、热衷于社会实验的古怪学者,还有神秘莫测的领袖。王威廉正是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展开他个人关于人类政治与文化生活的思考。塔哈王国原本是为了反对地面上健全人的歧视而建立,但实际上“地下”与“地上”密不可分,他们的“残缺”与我们的“健全”也绝非泾渭分明,两者之间,在精神层面上保持着一种同构的关系。这不禁令人想起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的论述,正是疯癫的存在,才让文明得以证明自身是“文明”的。王威廉在《获救者》中思考了人类的苦难是如何造就,又是如何不可或缺的,显示出了他善于在思想上用力的独特气象。他的这

种叙事实践，承传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作家所开创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

李德南也值得注意。他硕士读的是哲学，现在是中文系的在读博士生，主要以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作为言说方式。这两年，他用了不少时间来研究“80后”文学，也试图用小说的形式来处理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经验。在《遍地伤花》里，李德南以略带哀伤的笔墨，祭奠渐渐远去的青春，呈现出了“80后”这代人在面临人生转折时恍惚、迷惘的精神状态。尤其是他所塑造的周克等“失败者”的形象，因承载着复杂的时代信息而令人印象深刻。李德南的小说有很浓的“学院派”气味，他似乎特别喜欢互文的手法，经常出其不意地引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昆德拉、纳博科夫、大江健三郎、加缪等作家的文本或人物形象，借此拓展小说的张力，呈现现代西方思想对中国知识人的影响。

小说是对内心的勘探，是对精神复杂性的描述。《遍地伤花》虽然有一个爱情小说、成长小说的架构，但也不乏对现时代种种精神乱象的揭示、讽刺与批评。阅读这部小说，让我想起格非的《春尽江南》。它们的叙事都冷静从容，不动声色地设置比喻与象征，糅合现实与寓言、诗与哲学，也都以诗人的人生经历作为线索，由此切入不同的社会与精神层面。虽然《遍地伤花》在叙事上不如《春尽江南》那么精致、细腻，但它同样质地不凡。

三位作者中，郑小驴年纪最轻。他在语言和叙事上的天赋，在同代作家中是出类拔萃的。比起一般的作家，他有着更清晰的文学史传承，作品中也贯彻着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立场。和他同代的作家，很多都注重现在，书写绝对的自我；他们笔下的经验，常常呈现出极度个人

化的色彩；他们所苦苦追问的，也多是情爱的困局，并习惯在情爱的自我表达中夸耀自己独特的生活观。而对于历史，甚至对父母一代的生活，他们甚少有关关注的兴趣。郑小驴的写作，却以书写父辈的人生为出发点。近年来，他先后在《山花》《十月》《江南》《西湖》等既传统又不乏先锋色彩的杂志发表了《1921年的童谣》《一九四五年的长河》《梅子黄时雨》等作品。这些作品涉及20世纪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可以看作是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人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在当下的延续。

当然，郑小驴也在试图处理自己切身的历史与现实经验，比如像《少儿不宜》《痒》《鬼节》《飞利浦剃须刀》《弥天》《柏拉图的洞穴》《不存在的婴儿》等作品，或是写计划生育所造成的历史剧痛，或是写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世界所面临的困境，或是写“80后”一代在社会历史更迭中的迷茫与挣扎，笔触细腻，叙事老到，也贯注着很强的批判意识。

在很多作家持续地迎合市场和读者，为时代的风潮所裹挟的时候，这三位青年作家都有志赅续一种“伟大的传统”，并试图用自身的艺术实践来丰富这个传统。这种写作值得期许。他们身上那种独异的写作姿态和精神立场也证明，现在试图用任何的总体性来概括“80后”的写作，都是无效的，即便他们从同一个地方出发，最终抵达的也不会是相同的目的地；而文学真正的希望，就在于它总是不断地抵达，又不断地重新出发。面对一个总体性已经彻底溃散、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文学作为个人主义最后的堡垒，它的存在本身便已成了一个象征——过往的岁月告诉我们，这样的象征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所照见的，往往是一个时代不为人所知的精神内面。

我期待更多这样的青年作家找到属于自己独有的方式，坚定地表

达自我,持续发声。尤其是当这些新的写作面孔集中出现在一个平台上时,必然会凝聚成一种柔韧的力量,在改变我们对一个写作群体近乎板结的印象的同时,也展示出新一代作家完全不同的写作活力。无论他们的文字表情还是精神着迷点,都既新异、大胆,又来路清晰、气场纯正。他们是这代作家中最早自觉接续传统血缘,又最渴望在叙事上寻求新变的,我希望他们能走得最远。

2013年3月28日,广州

目 录
Contents

柏拉图的洞穴——	1
飞利浦牌剃须刀——	13
我们头顶上的卫星们——	50
八月三日——	66
鬼节——	79
大罪——	99
少儿不宜——	140
像人——	163
能不忆西洲——	181
痒——	197
不存在的婴儿——	208
青灯行——	219
我不想穿开裆裤——	288
香格里拉——	299

柏拉图的洞穴

是个干冷的冬天清晨,我还在做冬天里该做的长梦。迷糊中我摸了摸身边,已是一片冰凉,便醒了。小面不知什么时候走的,冰箱上她给我留了张便条贴,上面写着:谢谢你的电影碟,我走了。我随手撕了下来,冰箱里空无一物,里面只有冰箱的气息。那个寒冷的冬天清晨,窗外的法国梧桐树叶子早已掉光,粗壮的枝干赤条条的,粗暴地插向灰暗的天空。我点了一支烟,看那些冻不死的鸟在梧桐树上跳来跳去不知它们要做些什么。

我确定小面已经走了。我竟然不知她何时走的,房间里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垃圾篓里有我们共同用过的东西,提醒我她昨晚来过。是的,就在昨晚。我记得我们还在解放路的酒吧喝了很多啤酒和一瓶劣质的伏特加,然后我们歪歪斜斜地开着那辆破现代雅绅特回家了。天知道是怎么回来的。雪一直在下,或许就在我们回去的路上,雪花也未曾停止过。车厢里还残留着一股酒气,《Beat It》尚未听完,我们可能就到家了。唯一还可以记得的,我们讨论了几句 MJ 死亡的话题。我们

都很爱 MJ, 他的死, 多少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和忧伤。除此之外, 我们还说过一些什么话呢? 冬天的风雪覆盖大地, 我们都缩着脖子, 像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 瑟瑟发抖着。

几天前, 我们从开福区一路开到芙蓉区, 然后转道去了岳麓区,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阿名, 我们就住在车里, 游遍整个中国。”小面抽着烟说, 破雅绅特的空调早就坏了, 车里冷得要命。“我看到这些可憎的房东面孔, 就觉得恶心!”

她抽烟比我还凶。冬天来临的时候, 她说要找个房子住。我们找了大半个冬天了,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应该这样说, 是没找到她喜欢的。她总那么挑剔。有两三回, 房东主动打电话来, 我以为可以谈成了, 但是小面干脆地回绝了。好几次我拍打着方向盘, 要骂娘了。“你别那么挑剔行不? 又不是你买房子, 凑合着住不都一样?” 她将反光镜扳正, 瞅着镜子里的脸, 呵出一口白雾。“我偏不。为什么不让自己舒服点。”她将拉链拉得紧紧的, 密不透风的样子。我没有再说什么, 坦诚地说, 我之所以要认识小面, 是因为我需要她, 需要和她做爱, 我甚至不知道她以前是干什么的, 和谁好过, 喜欢我身上的什么。再者, 是有点无聊, 我不知道在这个寂寥的冬天, 除了看那些索然寡味的文艺片, 还能干点什么。我需要一个小面这样的人, 闲来我们可以坐下来看看电影, 说些无聊空洞的话, 重复着我们的欲望与冲动。

“阿名, 带我去岳麓山下找找吧。兴许那儿有合适又便宜的房子。”我没有拒绝她的意思。这座城市, 被一条河分割成东西两边, 全部被笼罩在南方冬天的阴霾下。因为寒冷, 我们只能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从窗口窸窣吹进的风, 像蜂蜇一般地疼。“放首歌吧, 无聊死了。”“放什

么呢？”我一面将 CD 塞进去。我们只听 MJ。过湘江的时候，我们都不说话了，路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骑电动车的人小心翼翼地从我身边晃过。

“我有时看到人就恶心。”

“我呢？”

“你也是。”

“去你妈的。”

她呵呵笑起来。转过脸朝我脸上狠狠地吻了一下。我闻到了唇膏的味道。实话说，我闻不惯这味道。偏执地讲，我不喜欢女人年轻的时候早就化上妆，被浮华裹挟。这么说，我不知为什么还要和小面在一起。年轻的小面戴美瞳，涂着吓人的睫毛膏，穿得有些耀眼。关键是，她不戴鼻环，这显得和我们有些区别。我们毕竟在一起了，需要某种合拍和默契。挡风玻璃外是灰暗的世界，我们开着车，漫步目的地在冬天的街区游弋，像只无头苍蝇一样，盘算着打发掉一天，打发掉无聊的冬天。或许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太久。我只是在心里悄悄想，小面依旧那么的无所谓，她当然看不出这些。我们每天去太平街逛小店，有时也去淘淘旧书碟。天黑时分，再开着车回去，钻进被窝做爱。一天可以这样过去，让人感到万分充实而又忧虑。除了这样，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替代？我不知道，我的兄弟们似乎也不知道。自从酒吧的 DJ 辞职以后，我们都没有兴趣讨论那些话题，更准确点说，是缺乏勇气和信心。

她不打鼻环，也不戴耳环，甚至全身找不到任何的金属挂饰。我和阿典李察们，早已将全身践踏得差不多了。好几次，我们都就此戏谑过她，“你不喜欢戴这些吗？”我指的是鼻环。她喜欢用手拨弄我的鼻环。

两只鼻环碰撞在一起,会发出金属的声音。她听了会放手,弯腰大笑。“你不知道这样会弄痛我吗!”我恼怒地说,“你喜欢弄,自己也去打一个啊,李察、阿典都戴了,操。”我们都一致认为,小面也应该和我们一样,戴上鼻环。她的穿着打扮,太需要这个东西了,那是点睛之笔,有了那东西,会和他们不一样,与这个世界不一样。可她一直无动于衷,从没表示过要戴的意思。

一年前,李察从云南回来,带了很多野生的大麻叶子,装了一大袋子,放在后备箱里,一路开回长沙。我们将香烟的烟丝倒出来,然后填上切碎的大麻叶子,深深地吸进胃里。或许压根没有什么作用。有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笑话李察,这个傻逼带了一袋野生的大麻叶子,屁用也没有。后来我们就不笑了,的确是有点效果了。我们都有点恐慌。但照吸不误,甚至习惯了这种味道。小面看着我们抽烟,她从不抽那东西。有几次,我想让她尝尝,她犹豫着摇了摇头。我没有强迫人的习惯。我们深夜摸黑去爬岳麓山,隆冬季节,天冷得要命,那辆破雅绅特压根上不了山,李察的破哈弗也打不着火,大家只能弃车而行。偌大的东方红广场,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座巨大的雕像伫立在那儿,显得宏伟而孤零,他像在向我们招手。我们大口大口地呵着气,一起坐在雕塑下抽烟。李典大声地骂了一句。我不知他在骂谁。小面远远地站在树下面等我们,像看一群怪物一般。我们哈哈大笑,笑声在空荡的夜里传出去老远,有些毛骨悚然。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小面说。谁也没有回应她。这真是一个无聊的问话。就像她为什么不和我们一块戴鼻环似的。

“一年以前,我在320国道上遇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李察

开始给我们讲故事。320 国道自从高速公路修通以后,某些路段车辆罕至,寂静得出奇。有一段时间,我们选择一段路,去那儿飙车。“那时正是黄昏,路上车辆稀少,是个好天气,落日西沉,我把车速渐渐提了上来。这时发现有一辆贴膜的雅绅特大越野车悄然而至,跟在了我身后,按了下喇叭后,朝我的车轻轻地碰了一下。老实说,我很有些恼火,正准备停车与他理论时,那车猛地超到我前面去了。我们在 320 国道上展开了激烈的追逐。我清楚地看到那人打开车窗朝我竖起了中指。妈的,我后来竟然连他的脸都看不到。每当我超过他想逼停他时,他就撞我车屁股。每次撞得都很轻,分毫之间,恰到好处,他的车技没话说。后来他一直朝我竖中指,与我保持着永远也追不上的距离。我真的想撞死他,哪怕死也不足惜。但是我的破哈弗给不了力,我看着他窗口扔下一张纸,然后加大油门远去。那是一张画,一位外国青年,留着莫西干头,一侧文着一个青色的纳粹图标,打着鼻环,竖着中指,眼神充满了蔑视,重金属打扮,一副摇滚青年的模样。重新上路以后,我在想他留张画给我是什么意思,想半天也没想出来。后来我突然意识到,那画上的人的打扮,怎么和我那么像,连鼻环都是一个款的。我还是不知道那人是何居心,回去后,我就把那事给忘了。”

那幅画,贴在李察卧房的门上,每次见他,都像在朝我们竖中指似的。“你是什么时候文上那个图纹的?”我说。李察不打算说出来,只说,“像吗?”“很像那么回事。”我们纷纷点了点头说。的确有些像,但我们都不知道那幅画上的人是谁。或许说,是谁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李察的变化才是最重要的。他后来查了大量的资料,甚至想方设法弄来了一部《我的奋斗》放在床头,以供闲时翻阅。事实上,他可能从未翻过,

纯粹装逼而已。可不管怎么说,李察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多少已经有了点变化,至少对我们这些无所事事的人来说是这样。有一阵子,阿典表示过要寻一份工作干干,哪怕是快递员,也可以考虑考虑。他总是爱说,却耽于行动。所以一直到冬天降临,也没见过他兑现。我们从不打电话回家,在白天,也很少手机开机,为的是让家里人找不着我们。至少我们害怕这种被管辖的生活和被束缚的自由。虽然我们内心隐隐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们也会面临那样的按部就班唯唯诺诺的生活,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在我们中间,小面明显要比我们有优势,因为她年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以过来人的口吻对她指手画脚。她也乐意如此。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有受虐的倾向。

天知道她是怎么跑出家的。她说她家在郊区有几套房,用来出租,每月的房租就是一大笔钱,留下一套大的,自己住。他们一大家子住在一起,“过着鸡零狗碎的生活,天天搓麻将打发日子。”我们都笑话她家是个大地主。老实说,我有些忌妒。她用不着买房,甚至用不着租房。她的离家出走,纯粹是犯贱。冒着寒气,那些日子我带她四处找房子。她想租一套喜欢的房子,然后隐姓埋名蛰居一段时间。鬼知道她喜欢的房子是什么样的。那些天看过的房,没有一套是她满意的。或许这个世界上就没她满意的房。我们开着车,围着岳麓山下漫无目的地转悠。“我的房子就在某个地方,它等着我去找到它。”她总是这样给我打气。“找好房后,你想干什么?”“想养几只鸭子,毛茸茸的那种。”我被这种古怪的念头吓了一跳。她哈哈大笑地说,“鸭子多可爱啊,你们几个都可以去做鸭子。”“去你妈的。”我给了她一下子。只有阿典那个没出息的,仗着自己还有几分姿色,朝自己开涮时说过类似的话。

在远郊，总算找到了一处她喜欢的住所。主人在城里买了房，房子就闲着。没谁会来这儿租房，况且在寒冷的冬天。于是以极便宜的价格谈好了租钱。房东满面疑云地盯着我，大概是被我的鼻环吓着了。她问我是干什么的。我随便编了一个谎话搪塞了过去。她又问小面是做什么的，小面说考研。她还真拿出了考研英语来，房东的脸色就好看了。双方很快拍板，签了合同，均皆大欢喜，像捡了个大便宜。

房子后面是个小院子，有几棵香樟，灰绿色的叶片映衬着铅灰色的天空，整个世界除了我们的声音外，寂寥得可怕。“你一个人住这儿，不怕吗？”我扔掉烟屁股说。

“有什么好怕的。”她轻描淡写地说，“你难道就不过来陪陪我吗？”

我没有接话。有一片刻，我是这样想的，我不会来见她了。可我只坚持了一下，便动摇了这个念头。我想还是需要她，至少现在是的，在我没物色到新欢之前。

我们从后备箱里搬出她的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算是搬了一次家。她说还有一些书放在一个朋友家里。我说要不要帮她取过来，她望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拒绝了。

阿典和李察后来也过来了。我们买了些啤酒和红酒以及熟食，坐在房间里烤火，喝酒。电脑里一直放着左小祖咒的歌，他在唱《乌兰巴托的夜》。小面那天租了房，兴致很高，喝了很多。阿典叫嚷着让她吻我们仨，她也没有拒绝的意思。后来我把她推开了，她瞪了我一眼，我也回瞪了一眼。后来换了MJ的歌，我们都平静了下来，谈起MJ的死，都有些忧伤。他不死，我们也凑不够钱去看他伦敦的演唱会，我们甚至